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姻緣傳
第四十八回 不賢婦逆姑毆婿 護短母吃腳遭拳

兩曲春山帶劍，一灣秋水藏槍。不是孫權阿妹，無非閔損親娘。
喜時梁鴻孟光。

浪說鳳迷鸞配，空成蝶戀蜂狂。怒則龐涓孫臏，

若使嫺於姆訓，庶幾不墜夫綱。無那有人護短，致教更不賢良。

再說薛素姐自到狄家，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不覺就是兩月。這六十日裡邊，不是打罵漢子，就是忤逆公婆。這狄賓梁夫婦，一則為獨兒獨婦，百事含忍；二則恐人笑話，打了牙只往肚裡咽；又虧不盡那姑子李白雲預先說了那前生的來歷，所以絕不怨天尤人，甘心忍受。

狄賓梁家的覓漢李九強，叫他往倉房裡量出稻子來曬，因他久在家中做活，凡事都托他，不甚防備；況那一年得了楊春那二十兩銀子買了地，靠了大樹，絕不沾霜，耕芸鋤種，俱是狄家的力量，打來的糧食，春放秋收，利中有利，成了個覓漢中的富家。既然富足，也就該生禮義出來，誰知這樣小人，越有越貪，抵熟盜生是其素性。量稻子的時候，乘狄賓梁不在跟前，便多量了兩袋，寄在房客賣私鹽的陳柳家中。這陳柳若是個好人，拒絕了他，不與他寄放；其次，全全的交還與他；再其次，你便留他一半也可。誰知這陳柳比李九強更狠十倍，更貪幾分！李九強量完了稻子，鎖了倉門，交還了匙鑰，走到陳柳家，取那寄放的稻子。陳柳說：「李哥，你來做甚？」李九強說：「我來抗那稻子了。」陳柳說：「抗甚麼稻子？你多咎買了稻池打出稻子來了？」李九強說：「我沒有稻池，這是主人家支與我的工糧。」陳柳說：「你的工糧不在你家罷，寄在我家做甚？你休要弄的來歷不明，犯出來，帶累我住不成房子，稻子我收著哩，我去問聲狄大叔，看該與你不。」李九強說：「陳柳子，你就不見人了？這能值幾個錢，就昧了心？」陳柳說：「我怎麼昧心？我只問聲狄大叔，他說該與你，我就與你去了。我待要你的哩！」李九強說：「■杭子的腔！罷！你問甚麼問，你可倒那布袋還我。」陳柳說：「我又沒替狄大叔抗糧食，布袋怎麼到俺家裡？我就有布袋，也只交給狄大叔，也沒有給你的。」李九強說：「罷呀怎麼！你就使鐵箍子箍著頭？」

李九強敢怒而不敢言，懷著一肚皮仇氣去了。陳柳即便沒有顏面，另尋了別家的房子，搬開去了。李九強時刻圖謀報仇，不得其便。陳柳雖然大賣私鹽，誰知這久慣鹽徒都與這巡鹽的民壯結成一伙，四時八節都與那巡役納貢稱臣，所以任憑那鹽徒四處橫行，壅阻鹽法。阻一日，繡江縣的典史因鹽院按臨省城，考察了回來，一條腿歪跨在那馬上，到了狄家客店歇住，下了馬，要吃了飯去，一癩一癩的往裡走，走到正房坐下。狄賓梁知是本縣父母，流水殺雞備飯，撥了李九強、狄周在那裡服事。聽見手下人淒淒插插的說：「典史因拿私鹽不夠起數，蒙鹽院戒飭了十板，甚是沒有好氣。」

李九強打聽得陳柳這一日夜間正買了許多私鹽藏在家裡，尚未曾出去發脫，要得乘機報復，服事中間，說道：「小人聞的四爺因私鹽起數不夠，受了屈回來。這繡江縣要別的沒有，若要私鹽，休說每月止要四起，就是每月要四十起也是有的。只這明水地方拿的，還用不盡哩。」典史說：「我著實問他們要，他們只說因巡緝的嚴緊，私鹽不敢入境。昨日考察，被鹽院戒飭了十板。」李九強說：「小人聽見人說道是四爺不教人拿，任人販賣。」典史說：「你看我是風是傻？我一個巡鹽官，我倒教別拿賣私鹽的？」

李九強說：「四爺，你要肯拿，這眼皮子底下就有一個賣私鹽的都把勢哩。只是四爺你敢拿他。」典史說：「他既賣私鹽，我怎麼不敢拿他？只怕他是連春元家，深宅大院的，我不好進去翻的。除了他家，憑他甚麼富豪，我不怕他。如今被火燒著自己的身子，還顧的人哩。你說，是甚麼人？我叫人拿去。」李九強說：「差人拿不將他來，差人都合他是一個人，誰肯拿他？四爺，你肯自己去堵住門子，一拿一個著。」典史說：「這要翻出鹽來才是真哩。」李九強說：「你看四爺。要翻不出鹽來，這事還好哩！」

典史說：「咱就去，回來吃飯。」騎上馬，跟了許多人，叫了地方鄉約，李九強引了路，一直奔到陳柳門口。差人堵住門，典史領人進去，何消仔細搜簡，兩隻大甕、兩個席箕，還有兩條布袋、大缸、小瓶，盡都是滿的私鹽。

典史叫鄉約地方取了抬秤將鹽逐一秤過，記了數，貼了封皮，把陳柳上了鎖，帶了地方鄉約，說他通同容隱，要具文呈堂轉申鹽院。這伙人慌了手腳，打點彌縫：兩個鄉約每人送了四兩銀子，地方送了二兩銀子，磕了一頓頭，做了個開手，放得去了；詐了陳柳二十兩銀，量責了十板，也放了開去。

陳柳知是李九強害他，糾合了地方鄉約，一齊都與李九強為仇。李九強自知寡不敵眾，將幾畝地仍照了原價賣與別人，把些糧食俱趕集賣了；腰裡扁著銀子，拿著火種，領了老婆，起了三更，走到陳柳門上，房上放上火，領著婆子一溜煙走了。陳柳房上火乘風勢，燒了個精光。眾人都疑心是李九強放的，又見李九強走了，這事再無別說；繡江縣遞了狀，坐名告了李九強，出票拘人。幸得狄賓梁為人甚好，鄉莊人都敬服他，又且兒子是個秀才，沒人敢說他是李九強的主人，向他瑣碎；然也不免牽著葛條，草也有些動彈。

薛教授聽有此事，特來狄家看望，狄賓梁讓過了茶，薛教授往後邊看素姐，狄賓梁教人定菜暖酒，要留薛教授吃飯。狄周媳婦領了人在廚房料理，妝了一碗白煮雞，還待等煎出藕來，兩道齊上。及至妝完了藕，那碗裡的雞少了一半，極得狄周媳婦只是暴跳，說道：「這可是誰吃了這半碗？滿眼看著，這是件擋戲的東西，這可怎麼處？再沒見人來，就只是小玉蘭來走了一遭，沒的就是他？」狄周媳婦正咕嚕著，不料素姐正從廚房窗下走過，聽見說是小玉蘭偷了雞吃，素姐扯脖子帶臉通紅的把小玉蘭叫到房中，把衣裳剝脫了個精光，拿著根鞭子，象打春牛的一般，齊頭子的鞭打，打的個小玉蘭殺狼地動的叫喚。

狄婆子說：「薛親家外頭坐著，家裡把丫頭打的喬聲怪氣的叫喚，甚麼道理？」叫狄周媳婦：「你到後頭看看。有甚麼不是，已是打了這一頓，饒了他罷。」狄周媳婦走到跟前，問說：「怎麼來？大嫂你這們生氣？」素姐說：「怎麼來！不長進，不爭氣，帶了這們偷雞抹嘴的丫頭來，叫賊淫婦私窠子們扶聲賴氣的！我一頓打殺他，叫他合私窠子們對了！」狄周媳婦說：「大嫂，你好沒要緊！廚屋裡盛就了一碗雞，我只回了回頭就不見了半碗。我說：『再沒人來，只有小玉蘭來走了一遭，沒的就是他？』我就只多嘴了這句，誰還說第二句來？娘說叫你饒了他罷哩。」

素姐不聽便罷，聽了越發狠打起來，手裡打著丫頭，口裡罵著道：「賊多嘴的淫婦！賊瞎眼的淫婦！你挽起那眼上的扶毛仔細看看，我的丫頭是偷嘴的？賊多管閒事的淫婦！賊扯臭扶淡的淫婦！我打打丫頭你也管著？」只管打罵不止。狄周媳婦說：「你打的那成？越扶越醉的使性子往前來了。」那丫頭越發怪叫。

老狄婆子自家走到跟前，說道：「素姐，你休這等的。丫頭就有不是，已是打這一頓了。我說饒了罷，你越發打的狠了。你二位爹都在外頭坐著，是圖好聽麼？」素姐雙眉直豎，兩眼圓睜，說道：「你沒的扯那臭淡！丫頭縱著他偷雞抹嘴，沒的是好麼？忒也『曹州兵備』，管的恁寬！打殺了，我替他償命！沒的累著你那腿哩！」老婆子道：「素姐，你醉了麼？我是你婆婆呀。你是對你婆說的話麼？」素姐說：「我認的你是婆婆，我沒說甚麼；我要不認你是婆婆，我可還有三句話哩！」狄婆子折身回去，一邊說道：「前生！前生！這是我半輩子積泊的！」素姐說：「你前生前生，我待不見你後世後世的哩！」依舊把那丫頭毒打不止。

狄婆子說：「狄周，你到前頭對薛大爺說：大嫂把小玉蘭丫頭待中打死呀，俺娘說不下他來，請薛大爺進去說聲哩。」薛教授道：「我從頭裡聽見人叫喚，原來是他打丫頭。」看著狄希陳道：「姐夫，你到後頭說聲，叫他別要打了。」狄希陳都都磨磨，蹭前退後，那裡敢進去；狄賓梁笑道：「仗賴親家進去看看罷。他也不敢去惹他。」

薛教授到了後邊，素姐還把那丫頭三敲六問的打哩。薛教授見那丫頭打的渾身是血，只有一口油氣。薛教授連聲喝住，素姐甚麼是依！薛教授自己拉那丫頭起來，那丫頭的手腳都是捆縛住的。薛教授一邊去拉，素姐一邊還打，把薛教授的身上還稍帶了兩下。薛教授怒道：「這們沒家教！公婆在上，丈夫在下，自家的老子在傍，如此放肆！」望著狄周道：「管家，煩你把這丫頭送到

我家去，已是打的不得了。是為怎麼來？」狄周媳婦走到跟前，說道：「俺爹叫留薛大爺吃飯，我妝了一碗雞，回頭少了一半。我說：『再沒人來，就只小玉蘭來了一遭，沒的就是他？』就只這一句，要第二句話，也敢說個誓。」把那狄婆子怎樣來勸，素姐怎樣打罵，告訴了個詳細。

薛教授通紅了臉說道：「素姐，你休這等的！這們不省事不賢惠，是替娘老子妝門面麼？」素姐說：「嫁出去的女，賣出去的地，不干你事！脫不了一個丫頭，你又將的去了！剛才要不是你敦著脛、雌著嘴吃，怎麼得少了雞，起這們禍？」薛教授說：「這有甚麼禍？」長吁了兩口氣，往外走了。到了廳房，狄賓梁留他再坐，他也沒肯坐下，送出大門去了。

狄賓梁合狄希陳俱回到後頭。狄賓梁說：「孩子不知好歹，理他做甚麼？叫薛親家悶悶渴渴的，留他不住，去了。」狄婆子說：「一個丫頭，打了一二千鞭子，風了的一般！媳婦子說，罵媳婦子；婆婆說，罵婆婆。薛親家悶悶渴渴的，是他閨女雌答的；咱怎麼的來，他惱咱？」

狄希陳都抹了會子，蹭到房裡，素姐說：「我只說你急心疼跌折了腿進不來了，你也還知道有屋子頂麼？那老沒廉恥的來雌嘴，我叫你留他吃飯來？平白的賴我的丫頭偷嘴吃！」狄希陳說：「你怎麼就是沒廉恥的來雌嘴？明日巧妹妹過了門，咱爹就別去看看，也是雌嘴吃哩？媳婦子又沒丁著丫頭吃了雞，不過是說了一聲。這有甚麼大事，嚷得這們等的？」素姐說：「放你家那狗屁！你那沒根基、沒後跟的老婆生的，沒有廉恥！象俺好人家兒女害羞，不叫人說偷嘴！」狄希陳說：「你睜開眼看看！誰是沒根基、沒後跟的老婆生的？我見那姓龍的撒拉著半片鞋，歪拉著兩隻蹄膀，倒是沒後跟的哩！只怕俺丈母的根基我知不道，要是說那姓龍的根基，笑掉大牙罷了！」素姐說：「姓龍的怎麼？強起你媽十萬八倍子！你媽只好拿著幾個臭錢降人罷了！」狄希陳說：「那麼俺娘就不拿著一個錢，那姓龍的替俺娘端馬子、做奴才，還不要他，嫌他低搭哩！」素姐說：「那麼，你媽替姓龍的舐脛！」狄希陳說：「你達替俺那奴才舐脛！你媽替俺那奴才老婆舐扶！」

素姐跑上前把狄希陳臉上兜臉兩耳拐子，丟丟秀秀的個美人，誰知那手就合木頭一般，打的那狄希陳半邊臉就似那猴脛一般通紅，發面饃饃一般■宣仲。狄希陳著了極，撈了那打玉蘭的鞭子待去打他，倒沒打的他成，被他奪在手內，一把手彩倒在地，使脛坐著頭，從上往下鞭打。狄希陳一片聲叫爹叫娘的：「來救人！」

兩個賽罵的時節，狄賓梁兩口子句句聽的真切，氣的老狄婆子篩糠抖戰。狄賓梁只說：「理他做甚麼？你忘了那李姑子的話了麼？」狄婆子說：「這氣怎麼受？李姑子說小陳哥是他冤仇，沒的咱也是他的冤仇麼？」狄賓梁說：「看你糊突呀！咱是小陳哥的娘老子，咱兒是他的冤仇，咱也就是他的冤仇了。這是天意叫受他的。你聽我說，休合他一般見識。」

狄婆子只得忍耐，後來聽的狄希陳叫爹娘救人，狄婆子跑進房去，素姐正坐著狄希陳的頭，鷹拿寒雀，鞭子象兩點似的往下亂打。狄婆子把素姐推了個骨碌，奪過鞭子，劈頭劈臉摔了幾下子，他就手之舞之的照著。狄婆子也象他騎著狄希陳的一般使屁股坐著頭，打了四五十鞭子，打的那素姐口裡七十三八十四無般不罵。狄賓梁只是叫他婆子妝鬢。

到了後晌，狄希陳也沒敢往屋裡去睡，在他娘的外間裡睡了。到了二更天氣，狄賓梁從睡夢中被人推醒，說道：「快起去看火！」狄賓梁睜開眼，看見窗戶通紅，來開房門，門是鎖的，百推晃不開，只得開了後牆吊窗，走到前邊，只見窗前門前都豎著秫稭點著，火待著不著的■區，知是素姐因狄婆子打了他，又恨打的狄希陳不曾快暢，所以放火燒害。

狄賓梁連夜差狄周去請薛教授來看。薛教授說：「他活是你家人，死是你家鬼。我沒有這們個閨女！我沒有臉去看！我從此以後，我家裡也不許他進門。」狄周回了話。狄賓梁長吁了兩口氣，看著人搬秫稭、潑水，亂轟著也沒睡覺。

薛教授知道他打女婿、放火，在家裡惱得動不的。薛夫人說：「你惱他怎麼？自家的個孩子，你可怎麼樣？著人接回他來，慢慢的說他，你沒的真個就棄了他不成？」薛教授道：「你再休題他，你只當死了他的一般！」薛夫人也沒等的薛教授說肯，使了薛三省媳婦到狄家來接素姐。進來見了老狄婆子，只見一家子都胖唇嘸嘴，象那苦主一般。薛三省娘子說要接素姐回去。狄婆子把狄希陳的夾襖一手脫將下來，叫薛三省媳婦：「看看俺那孩子的脊梁！」只見狄希陳脊梁上黃瓜茄子似的，青紅柳綠，打的好不可憐。

薛三省娘子進去見了素姐，說是接他回去，叫他梳頭，來廚屋裡替他舀水。狄周娘子一五一十從頭至尾告訴了詳細，直待素姐梳完了頭，穿完了衣裳，薛三省媳婦問說：「狄大娘，俺姐姐家去哩。吩咐叫姐姐住幾日來？」狄婆子說：「我用他做甚麼哩？叫他家裡只管住著。等他消消氣，我去接他，叫他來。」薛三省娘子說：「狄大娘定個日子，好叫姐姐家去，這活絡話怎麼住的安穩？咱家姐姐待幾日不往俺那頭去哩麼？」狄婆子說：「那麼，也敢說的嘴響，俺那閨女不似這等！定要似這們樣著，我白日沒工夫，黑夜也使黃泥呼吃了他！」素姐說：「罷呀，我待不見打你那嘴哩！」狄婆子說：「你休數黃道黑的！待去，夾著脛快去！」

素姐拜也不拜，伴長往家去了。進了家門，薛教授屋裡坐著，也沒出來理他。薛夫人迎著說道：「你怎麼來？你是風是氣，還是替娘老子妝門面哩？」素姐說：「我怎麼他來？我罵了他兩句沒根基、沒後跟的老婆生的，罷呀怎麼！傷著他甚麼來？他就把姓龍的長，姓龍的短，提掇了一頓。我又罵了兩句，他拿鞭子打我。我不打他，怕他腥麼？」薛夫人說：「你通長紅了眼，也不是中國人了！婆婆是罵得的？女婿是打得的？這都是犯了那凌遲的罪名哩！」素姐說：「狗！破著一身副，皇帝也對打，沒那燥扶帳！」

龍氏在旁，氣的那臉通紅，說道：「這也怪不的孩子！他姓龍的長，姓龍的短，難說叫那孩子沒點氣性？我待不見他那孩子往咱家來哩？我也叫小冬哥提著姓相的罵！」薛夫人說：「這是你賢惠，會教孩子！你那孩子不先罵婆婆，他就提著姓龍的罵來？他饒了沒罵我合他丈人，這就是他省事。」

龍氏道：「一個孩子知不道好歹，罵句罷了，也許他回口麼？誰知不道我是姓龍的？我等小巧姐過了門，我叫小冬哥一日三場提著姓相的罵！他要是不依我，也把小巧姐打頓鞭子！」薛夫人說：「好有本事！會教道！只怕我殆了，你打小巧姐！我要不死，你也且打不成哩！」龍氏說：「我不打，叫小冬哥打！」龍氏正在揚子江心打立水，緊溜子裡為著人，只見薛教授猛熊一般從屋裡跑將出來，也沒言語，照著龍氏臉上兩個鬮巴掌，打的象劈竹似的響；腿上兩腳，踩了個趑趄；又在身上踢了頓腳。薛夫人說：「這們些年，你從幾時動手動腳的虎拔八的行粗？」薛教授道：「叫我每日心昏，這孩子可是怎麼變得這們等的？原來是這奴才把著口教的！你說這不教他害殺人麼！要是小素姐罵婆婆打女婿問了凌遲，他在外頭副，我在家裡副你這奴才！」

龍氏喬聲怪氣的哭叫，薛夫人道：「你不說你不省事，不會教道孩子，自己惹的，還怨人打哩？自己悔不殺麼！」龍氏走到自己房裡門上門，一邊哭，一邊罵說：「賊老強人割的！賊老強人吃的！你那答不打我，我生兒長女的你打我！我過你家那扶日子！賊天殺的！怎麼得天爺有眼，死那老砍頭的，我要掉眼淚，滴了雙眼！從今以後，再休指望我替你做活！我拋你家的米，撒你家的面！我要不豁鄧的你七零八落的，我也不是龍家的丫頭！」薛教授又從屋裡出來。待去踉門，薛夫人雙手拉住，說道：「你好合他一般見識？」又說：「姓龍的，我勸你是好，別教人拍面皮面，才是會為人的。惹的人打開了手，只怕收救不住，那巴掌合腳已是揭不下來了。再尋第二頓不好看相。」龍氏方才見經識經，漸漸的收了法術。

素姐在家住了數日，薛教授話也不合他說句，冷臉墩打著他。只是薛夫人早起後晌，行起坐臥，再三教訓，無般不勸。那被人換了心的異類，就對著牛彈琴的一般，他曉的甚麼「宮商角徵羽」的？他娘說的口乾舌澀，他耳朵裡一點也沒進去。一連住了半月，狄家也沒人說來接他。

薛夫人看了個吉日，備了兩架食盒，自己送素姐上門，見了狄婆子，千賠禮，萬服罪，倒也教狄婆子無可無不可的。教素姐與他婆婆磕頭，他扭紮鬼的，甚麼是肯磕。狄婆子道：「親家，你沒的淘氣哩！他知道甚麼叫是婆婆，通是個野物！」

薛夫人見他強頭別項的，只得說道：「罷！罷！你往屋裡去罷。你爹已是冷透了心，兩個大些的兄弟恨的你牙頂兒疼，你要只是這們等的不改，我也只好從今日賣斷這路罷了！」

薛夫人吃過茶，說了幾句閒話，就要起身，狄婆子再三苦留，薛夫人說：「親家將心比心，我有甚麼顏面坐著擾親家？就是親家寬洪大量不計較，我就沒個羞恥麼？」狄婆子說：「親家說那裡話！沒的為孩子們淘氣，咱老妯娌們斷了往來罷？」薛夫人道：「我自日後晌的教道了這半月，實指望他較好些了，誰知他還這們強。沒的說，只是難為親家，求親家擔待罷了！」

狄婆子叫出巧姐來見薛夫人，留了拜錢，巧姐又從頭謝了。薛夫人又請狄希陳相見，回說往書房去了。薛夫人別了回去。狄婆子將那送的兩架盒子一點也沒收，全全的回還了去。送盒的人再三苦讓，狄婆子道：「看我這們好媳婦兒，有臉吃他那東西？」來人只得將盒子抬回去了。從此素姐也通不出房，婆婆也絕不到他房裡。

小玉蘭打的成了創，渾身流濃搭水，動不的，還在薛家養活著。端茶掇飯，都是狄周媳婦伏事。薛三省、薛三槐兩個的媳婦，薛教授都禁止了，不許來看他；凡遇節令，也通不著人接他回去。狄希陳輕則被罵，重則惹打，渾身上不是緋紅，臉彈子就是扭紫。狄賓梁夫婦空只替他害疼，他本人甘心忍受。那薛如卞、薛如兼與狄希陳只是同窗來往，因素姐悍惡不良，從不往後邊看他姐姐。致的人人看如臭屎，他卻恬不在意，忤逆不賢，日甚一日，後來還有許多事故，且聽逐段說來。